

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

张艺耀

广西财经学院, 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益显著,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旨在探讨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深入分析金融集聚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公共福利水平的内在联系,揭示金融集聚在提升公共福利方面的作用。研究从金融集聚的测度出发,构建实证模型,对金融集聚与公共福利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优化金融市场环境、提升公共福利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金融集聚;公共福利;回归分析

【基金项目】广西财经学院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411548071《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

1 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的作用机制

1.1 金融集聚通过经济增长对公共福利的作用机制

金融集聚不仅促进了金融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还通过推动经济增长,间接提升了公共福利水平。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此外,经济增长还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失业率,进一步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1]。

1.2 金融集聚用过公共品供需对公共服务的作用机制

金融集聚还通过影响公共品的供需关系,对公共服务产生积极作用。随着金融集聚程度的提升,金融市场愈发活跃,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涌入。这不仅增加了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医疗服务等,同时也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金融集聚所带来的资金流动和投资活动,促进了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使得公共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此外,金融集聚还推动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公共福利水平。

2 金融集聚和公共福利水平的测度

研究选取经济规模、金融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作为一级指标对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其中经济规模指标包含地区GDP总量、地区人均收入、地区财政收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利用外资情况和进出口总额,金融规模指标包含保费收入、城乡居民储蓄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金融产值区位熵和金融机构从业人

员数,基础设施水平包含互联网用户数、货物周转量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选取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对公共福利水平进行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wind数据库^[2]。运用熵值法得出金融集聚水平综合得分和公共福利水平综合评分如表所示。

2.1 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

地区	2021	2022	2023
北京	2.10	2.20	2.20
上海	2.66	2.80	2.88
广州	0.80	0.84	0.88
深圳	0.61	1.38	1.02
天津	0.46	0.10	0.20
沈阳	-0.68	-0.88	-1.00
大连	-0.31	-0.62	-0.77
南京	-0.30	-0.34	-0.38
苏州	-0.16	0.06	0.05
杭州	-0.34	-0.14	-0.12
宁波	-0.65	-0.41	-0.60
厦门	-1.12	-0.98	-1.06
济南	-0.80	-0.79	-0.78
青岛	-0.14	-0.60	-0.48
武汉	-0.13	-0.19	-0.10
长沙	-0.86	-0.83	-0.77
重庆	0.88	0.38	0.86
西安	-0.40	-0.62	-0.53
无锡	-0.83	-0.66	-0.71
东莞	-0.77	-0.67	-0.80

2.2 公共福利水平的测度

地区	2021	2022	2023
北京	1.86	2.17	2.00
上海	1.03	1.00	1.73
广州	-0.18	-0.06	0.01
深圳	0.78	0.04	0.83
天津	1.09	0.95	0.82
沈阳	-0.30	-0.54	-0.71
大连	0.12	-0.05	0.12
南京	0.52	0.82	-0.29
苏州	-0.30	-0.30	0.11
杭州	-0.07	-0.04	0.01
宁波	0.06	0.18	0.20
厦门	0.06	0.11	-0.59
济南	-0.64	-0.61	-0.04
青岛	-0.35	-0.18	0.17
武汉	-0.17	-0.01	-0.71
长沙	-0.66	-0.65	-0.13
重庆	-0.05	-0.02	-0.91
西安	-0.66	-0.79	-0.64
无锡	-0.56	-0.60	-0.64
东莞	-1.48	-1.40	-1.61

3 金融集聚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

H1: 样本城市金融集聚水平对城市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将呈现倒“U”型的关系

H2: 在金融集聚水平对公共福利水平影响的模型中, 存在金融集聚水平最优值, 使得公共福利水平最高。

3.2 实证模型的构建

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影响的模型构建为:

$$\begin{aligned}
 Welfare_{it} &= c + \alpha_i Fgsore_{it} + \beta_i sqFgsore_{it} + \gamma_i Fgsore_{it-1} \\
 &+ a_i sqFgsore_{it-1} + b_i AR(1) + \sum \sigma D_{it} + \gamma_t + \rho_i \\
 &+ \mu_{it}
 \end{aligned}$$

其中 $Welfare_{it}$ 为公共福利水平测度值, $Fgsore_{it}$ 为金融集聚水平测度值, $sqFgsore_{it}$ 为金融集聚水平测度值的平方, $Fgsore_{it-1}$ 是滞后一阶的平

方金融集聚测度值, $AR(1)$ 是反映公共福利水平受到前一期的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变量, $\sum \sigma D_{it}$ 为公共福利影响的变量, γ_t 为年度时间虚拟变量, ρ_i 为样本城市虚拟变量, μ_{it} 为随机误差项, c 为常数项^[3]。

3.3 模型估计与分析

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在混合最小二乘法 (OLS) 的估计结果中, 金融集聚水平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金融集聚水平与公共福利水平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 验证了研究假设H1。同时, 模型的R平方值较高, 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能够较好地解释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 (PE) 和随机效应模型 (RE) 的估计结果中, 金融集聚水平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保持了与OLS估计结果相同的符号和显著性, 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集聚水平与公共福利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动态面板广义矩回归 (GMM) 的估计结果中, 研究引入了滞后一阶的金融集聚水平和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解释变量, 以消除内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 金融集聚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且滞后一阶的金融集聚水平和公共福利水平系数也均显著, 这表明金融集聚水平对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持续性。同时, GMM估计的稳健性标准误较小, 说明估计结果较为可靠^[4]。

解释变量	方法1 (OLS)	方法2 (PE)	方法3 (RE)	方法四 (GMM)
常数项	0.0168	0.0694	0.0168	
	1.0398	1.5284	1.0592	
Fgsore	0.0382	0.2391***	0.0521	0.2783
	0.2234	2.8852	0.3194	0.8532
sqFgsore	-0.1023	-0.0706	-0.1034	-0.1237
	-0.5298	0.5738	-1.4217	-1.4392
Fgsore (-1)	0.0532	0.1865***	0.0562	0.4169
	0.2654	2.8655	0.4726	1.5462

sqFg sore(-1)	0.0785	-0.0324	0.0785	0.1576**
	0.4213	-0.4908	1.0821	2.4281
Welfare (-1)	0.8763***	0.4893***	0.8904	0.2156***
	21.3864	6.1239	31.3904	12.8471
R²	0.9176	0.9658	0.9168	
F检验值	432.3249	227.4367	443.2394	
F检验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W值	2.3851	2.0286	2.3862	
Hausman 检验值			51.4283	
Hausman 检验P值			0.0000	

4 金融集聚对公共福利水平影响的建议

4.1 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和管理机制推动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

为了有效推动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首要任务是优化金融市场环境。这包括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确保金融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同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此外,建立健全的金融管理机制也至关重要,通过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和法规,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有利于公共福利提升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优化金融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金融机构应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需求的人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加强金融教育和培训,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使更多人能够受益于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提升。

4.2 基于金融集聚协调政府间公共福利供给责任

金融集聚不仅促进了金融资源的集中和高效利用,也为政府间在公共福利供给上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可以发挥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的作用,通过制定全国性的公共福利发展规划和政策,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福利供给中的职责分工。地方政府则应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公共福利政策的落地生根。同时,各级政府之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分享公共福利供给的经验和做法,共同应对公共福利供给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4.3 结合金融集聚健全城市公共福利制度设计

在金融集聚的推动下,城市公共福利制度的设计也需与时俱进,更加健全和完善。结合金融集聚的特点和优势,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公共福利资金来源渠道,通过金融创新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福利项目的投资,拓宽公共福利资金的来源。同时,应建立健全公共福利项目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高效性和透明度,提升公共福利制度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罗艺婷. 金融集聚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D]. 云南财经大学, 2023.
- [2] 徐文明.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吉林大学, 2021.
- [3] 马玉婧. 金融集聚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D]. 河南大学, 2021.
- [4] 唐粼.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D]. 西南财经大学, 2021.